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勑命瓦剌賢義王子脫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

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責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寄職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何不進兵罪）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
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
爲不祥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
因黎氏弑其國王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
絶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
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
據傳人假取國耳 八走在賓陷賊
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

此家所的于初平交趾之際要發憚然無速致今亦難措手矣 良大

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諭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 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閻羣兒等死罪、

羣兒妻毛素淫，李宣以告羣兒，羣兒毒毛欲殺之，毛于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冤、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有實驗、 上命釋羣兒，毛氏論死，法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

讞獄可不慎哉

疑似，輒加拷掠，同日輒決二千餘人，其中十六七人者，蓋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求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實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貸矣。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爵不足以榮之其人奈何

陳建曰：宣廟柄用陳山、張瑛，猶 仁廟柄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廣東東莞人，以鄉貢為桂林教授，遷助教，永樂初，知璉有治術，擢知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

洪武六年

纂要

初，文皇巡幸北京，所過亮遣廷臣察奬治撫民最表
言滁錄最，遂陞滁州知府，仍掌滁州事，征滁上年曾再
同考會試進興府須，平閱號競敬鼓次擢門川按察使
會吏部言璲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後詞于蔡翁亭，與
歐陽修王禹偁
為三賢祠云

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煑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上諭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已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書以示

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

常數以農事爲。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

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　太祖開創。太

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

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　上從之。遂著爲令○

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

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

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

其專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遼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命減半造

民情物命體恤兼至

大恤民力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

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大、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恒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夏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洶懼、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執其人

白于上上夜召輔臣入禁中屏左右議之楊榮首贊勸
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慕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
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
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
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賊朕新即位小人或
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讓
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
守居庸關令北入胡勅法司盡發軍旗刑徒從征戍邊
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
寧伯劉瑞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
城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慶都督隨鄭王瞻埈襄王
瞻墡居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升山
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綜宗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
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
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前鋒辛未發京師晝夜兼
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
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或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
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
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

實[illegible]
此語[illegible]
征之疑一
辭則決

未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
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
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今聞朕行已膽
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盛知賊中
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
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
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
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
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鈔令還樂
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
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
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
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黮衆
兵登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
城中股慄諸將請卽攻城 上不許勑諭高煦再遣勑
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
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
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
王斌等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
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

自出師至奏凱不踰旬不血刃可謂神武不殺者矣

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之
上令高煦寫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散城中罪止同謀脅
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在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
樂安改樂安爲武定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繫高煦
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
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錢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
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黨于義天津鎮守都督
孫勝蒸皆約樂城應者先斡軍馬根伏數事覺相繼誅
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
餘人編邊戍者七百二十七人廢人至京錮繫大內逍
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久至熟視久之
廢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
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廢人缸重三百斤廢人有力頂
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廢人死
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
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將所畏苟 宣廟
稍涉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亦未可知幸而睿
英決機風馳電擊遂使孽亮瓦解曾不崇朝克清沐然
宗非民社
之大幸歟

守正不阿所全甚大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勑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勑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反狀云與趙連謀即辭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揚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

帝究所人
品自明

疏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榮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稍卿之力也○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

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齎勅赦黎利之罪命爲清化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將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洽陣洽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界通弗聽塹口五裝麾兵以渡洽不能止尖寄橋與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督騎馬突入賊陣欲將洪首惡身被創甚通麾師拯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

愈仍來供職，時潛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予同賞世榮之。潛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陳建曰：瑣綴錄記黃文簡好訟致同列，一日宣廟問潛何在？東楊對以潛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青宮奏對，文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諭記潛曾致胡廣、楊士奇二人于　文廟，然則文簡好害致同列，事固有之。乃獨書從洪熙初繩愆糾繆圖書之賜，與諸附二語之纖獨潛皆不與，豈亦所謂反覆之報，為二楊諸公所惡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交阯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復圍鎮城，蕃鎮以忠有智畧，俾奏京師請兵。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俘，至所執，誘賊酋書其何知州聞名久矣，其衆欲仰忠門，忠猶我列其宗嘗黄忠大怒罵地大罵，今棒擊中前向清而若，遂遇害。義陀上深悼惜之，特旌其門，贈謚忠節，忠淳[illegible]難，詔[1]客賦詩

以民情占吏治民畧

月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纔奏請王師紅塵失路孤霜苦臣此懸心天地怨死向河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莫克不遂西戎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籍反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檀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 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仁政

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罪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初祚由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

正月申明屯田法

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王千載一
案

洪謨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所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祗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淡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文敏錫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曰毘陵胡濙曰火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會試天下舉人
取趙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騶
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遠侯柳升帥
師赴交阯、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陳洽既敗
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命
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敕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
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
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猺獞數叛
擾邊、故命雲鎮之、

公坐以此
試之非眞
有所懷疑
而特決也

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才願
尚誅殺山寨殺繼之則絶後矣公孫沆有將畧用兵知
神而廉正平北其馭上官一以威信刻期征調無敢違
者御府鄭謙雙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契
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被
沾汙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表賄送苟不納
彼必疑忿奈何鄭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
畏朝廷反畏蠻下耶公亦笑納之公鎭廣西踰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出鄭而鄭亦可尚云○又按傳信錄
太祖開國初用業春王興宗直縣後有天下以其老成
不貪除春爲儀鑾司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興宗金華知
縣李善長詩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
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于
牧長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忌開此斷隸事
觀之國初雖賤隸也猶有如此之
賢近日儒紳士夫或反不逮何與

四月廢晋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按晋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晋世子
濟熺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憾其父幷憾濟熺不爲解[illegible]

猜嫌爲亂
枉死其夭
蓋借之以
悅世之觀
聽者

歲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于朝又謗府中官校誣構
熺罪責奪濟熺王爵幷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
誣承奉左微佐濟熺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
曲苦濟熺父子恭王侍老媼不能平走訴　文皇立召
左微下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因空室已十
年府中亦言左微已死矣微至一府大驚微至空室
解濟熺縲絏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
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懣甚　上見之惻然不直濟
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
逮伯難隸平陽　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
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熿不從　仁宗書諭濟熿曰
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
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
諭晉王謨汝田兄弟叔侄才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
憐汝濟熿得書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　仁宗崩
又不服喪　宣宗即位憐濟熺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
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
兵器寧化王濟煥告變　上詰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
書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報內使劉信又奏濟
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

嘆毒於其母，讒構始作。上以勅付濟黃，黃示以諭所疑奸逆狀，讀讀之怒，翹首上書諭諸王，去歲嘗燕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尋來信，令晉濟人處上，發昔徐家之，亦驗，不知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讓，荷濟燕，得罪宗社，不敢以親廢大義，遂遣觀訓，況為證人，屏之獄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按楊東里集。先是　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請摘直隸蘇常諸郡者。覬意得軍為功。民多受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數詬詈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頼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唆刑拷民。動以千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達以蘇常二郡推之。天下受枉於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清軍差而民益枉。則曷若勿差勿清之為愈乎。則曷若併其差于巡按。而使官減一員民減一害乎。然此猶就弊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其見于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先是升兵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示弱以誘我況勑書數次戒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闘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非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稱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恐加害其酋長餽以饌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稍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阯帥師還掫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非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持材撫士民衆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郡縣多陷子輔與守將俱兵民拔死守數月寇攻益力城破兵民皆閧散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城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上聞贈子輔參政錄其家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决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

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

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

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禹表

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

詔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陳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　文皇之為郡縣也蓋欲變蠻為華今乃棄華人為彼蠻貊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illegible]責王通輕師境上[illegible]卻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illegible]定交南或

此論大抵
二仍然錄
以辨

觀所望而震慴者。使之知所觀變可度矣。則庶乎不可
則廟筭稍使盡歸中國之心然後照其情而制之然後不
為仁義而義著惡於斯時刊所致得者止于增土之所畏
者其國用兵。從其請而使籍華人質無不承者。二端不
知出此。過慮往轍遂一切棄焉。知敵欺而不拔。損國威
而不能。不旋踵刊遂篡竊自立。二端亦未如之何。寇至
無名示弱之論。
確中一時矣。

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為

按稗濟錄云。成化中。漫書疑愛會窺陵寢事。言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嘗歎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

瑄把云嘗以南京謂三楊並惡陰排擊者則外之所執者示甚偽也

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亦追議事頗同誤
天順中、英廟承先志卒復廢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〇薛瑄爲監察御史、

項綴曰緣云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依違承望惟
黃福持正不阿命親數司臣皆不好戲命觀棋日臣不
會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
無益之事　上遂不喜累數日黃福終老不復以政
轉任南京戶部實消之責謀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
此持正其勢未必盡壞至此君德可堅天下可治矣
瑄山西河津人初領鄉薦年十二作詩賦驚其奇之稱長
從范汝舟二先生講關閩授朱程數月悉通其學正脈也遂
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書忘寢食鄉試第一登進
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欲令人邀瑄一識面瑄
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illegible]行中
尋識之曰楊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illegible]歡而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
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侯泰奉勅　詔繫于都察院獄以泰秘漢府反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　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鎮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illegible]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珙等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部獄籍其家梁珙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為　皇太子○封后父孫忠為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上田俾衆子
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
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以
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誥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
繼敗故作酒誥○琦汝懋還利表陳曷辛乞守國俟命○
汝懋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願通請謁　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輿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第故也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舊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巳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强

許之併飭戒有司

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鄭王○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淩晏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陽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耆朝見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温飽

以千騎為
目當非知
以智我解
人少為兒
此行也

而自焚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草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望見黃龍旗始知　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克河戊午駐蹕會州以董賜節賜冠從文武官奔弁衆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敘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鎖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　前朝英武亞丁　成祖故平內難芟外夷諸將親戎伍如擒粘拔柝而太孫侍言四稱講武從　成祖非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土開初未遠乘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干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

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稽
欲敖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史官斷正統土木之失宜謹
此侯誤
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奉鉄騎出喜峯口擊虜文
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
兀良哈督前斬馘功多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
獄謫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
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
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贓貪方實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勑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

南院所以得行其志者恃朝廷知之深耳不然即下必身爲不肖所爲不敢以此律人之不肖也

貪狠。藉弁奏其子韜脅制諸道。聘私滅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韜戍遼東。而令觀齎往。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僚燕樂歌妓滿前。以奢相尚。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涯。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放尤成風。賍穢狼藉。至是玘奉勑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勑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

舊退

備顧問謀議職名俸祿悉如舊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按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北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墜圉蓋三百里云

丟大王寸之關何

己酉　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慄然吏有遺撻者捃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

不容佐辯且以實錄大臣姦言之道宜無聽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益令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愬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以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蘇溥所薪芻無資固非體臣之道縣皂而使給薪芻亦非正大之體後來緣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賦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統便盡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敕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不得借官
亦等僱民

一聽從之。

四月，青諭寧王。

特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蕃來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藩米，叢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繼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請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王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請，其意蓋未可量。乃後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王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荅拜，或坐受，遇之于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以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舉臣與諸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事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上，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違

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實亦
稱太祖時未嘗須給都王詰赦以爲權時制具本情
斥逐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無悝
皆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之爲救免之說使無科
據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或謂來餘蔘
在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
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營護之從不讒非得羣臣
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
矣亮之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碩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
太學或就別職。 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
有餘力亦可進學○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
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濬築陂池堤

擾其爲强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具實聞已而府縣官奏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遲視怠廢者糾劾之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

（以任宦用不人不）

（當以上筆從事）

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遥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　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
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涸也數日併
瑛俱罷內閣之任○戊子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
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荅
按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從事不
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隙地置庖始得
會食
沖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
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爾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陳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昉于王安石我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為法徒以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等極當變之昔丘文莊詳之大學衍義補愚于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按吉天性寬弘、雖讎不報、所怨不釋、其書財賦以節愛爲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轉給而民不驛騷、畢倜愷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稱吉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吉、柰好、震爲子求官　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瑛爲靖難、初欲殺吉、吉力爲瑱才、總禮遷、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吉言此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吏嘗有從隷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匱、不敢見、吉曾

史論曰、物皆有據、吾未嘗備此、慰遣之、在洪武吏胥精微
文書抑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懼、卽內袓以俟、吉曰、汝何
與焉、洲汨袖至 上前、自替不謹、被汙、 上命易之、終一
時御大夫驚懾原吉等一言、夜聞文書擬案款恩罷
欲下面止者再、其夫人聞之、吉曰、吾適所執者慮終大
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惓退而筆不忍下也
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
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吉常從修三朝
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祝之、當是時、蹇夏齊名、蹇
簡重善謀、夏弘毅善斷、靖難後、外衆臺省、內參館閣、匹
命可否、翊于清寧、二十年民
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
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上諭
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
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舉

樂府謁陵

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耳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廖莊劉實○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率天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 上率 皇太后率皇后謁[illegible]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命[illegible]耕夫人各鈔六十錠 溥如之遂錄其語至為必[illegible]

楊士奇、楊榮、曰、爾亦當體念孤虛也。[illegible][illegible]五庚戌春謁
陵騎、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
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因、亦有時而逸乎
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焉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逸
乎、曰冬、然後躬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息也、曰民有
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
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微
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
不勤、辛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

所以深民之恆業于農

所以勸吏牧

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所圖

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等

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

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

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買之勤

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鄉人不能遠知肯躬力役于縣爲

親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甚至于今民思慕之尤

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

儀不能知也朕聞其言驚息忍此小大共言者甚有理也
臺聞公所陳撫遂之意也厚遂之而遂究其誠○徽江衛
民運爲兌運○頒寬恤之令、 上御南宮召楊士奇諭
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
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
糧當是首事聞民間所欠畜馬孳駒所司追償甚迫民計
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
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
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
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以此歎服
入之典論
中外慕
公古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冊起科不一而差有輕
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
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
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
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
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勞悉由
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役老弱
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六七餘皆
為所管之家役使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誠請以老弱
殘疾退役分業戶下之丁放回並上數百萬朝廷施恩澤

卿昔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用早頒行○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盖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强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稟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偏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覬其廄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爲辦　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則鬻于市、朕知之審矣、非數詔復永樂以
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
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者、姑容
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
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
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凡邊儲皆宜倣此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犂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并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光等皆知之而縱之者僅一二耳其外安可勝數

事從之〇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時本部所繫强盜吳瑄金、愛夯特火、乃詐病死、刑驗座之其從役出劫人、又有蘇州姦猾逃檢司、圖富民過達之財誣作强盜械送刑部拷掠獄官獄卒、縱死之、御史劾翀等恣縱所致、命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焉得無罪、上始而大怒、既而念翀等係亦先朝、令又皆老、姑罷其職、令都御史熊槩兼部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斷與令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 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薛應旂曰嘗因貢論之言而有悅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種稷與江南之秔稻亦可杭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襄汝蔡潁息諸渠陝西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可皆種稻矣苟能經畫料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令遵家之言又紛紛焉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困哉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

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秋卒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屢創赴鬪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按水東日記獨石參將黃瑄言少嘗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大衆皆走避之望惟騎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修武沈清繼之則貪酒之風作矣考亨鎮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將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可爲智勇名將雖謂之賢將亦何忝哉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占素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敏英偉言如洪鐘遇事敢為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楷首肯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超授之時年三十二谷省事

誤矣蓋妒也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政務皆為之，虛心訪問，善撫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饑，處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

車錢塘人，舉于鄉，授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人爲求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移鎮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畫一軸，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徵

人為職方郎中，能理繁劇，時俸言湘藩當有變舉擇才
江諸爵良守，以卓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
丁內艱，奪情治事，
王是起遷侍郎

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
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王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
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
從事。驟膺之任，鍾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
當否，便判，有弊蠹，輒嘿識之，適州趙從肆讒侮，鍾亦不
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僚屬以
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宣，今日宣勅，既宣，中有
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
吏老言吾聞郡人多武舞頑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舞
不能如圖畢老了，自為訓判，今以屬若等，速以青戶惡
戶報來，善者吾優禮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
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
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綏慮竊賄若干，然乎，某日
某如之，舉胥駭服，不敢機，鍾令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

命祿之、俾皂隷有膂力者四人、舁　首擲空中擲死之
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受賊、何殺非爲吾剮
虐成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猶曹皂隷加命、立殺六
人命一人鈎其髮、皆出肆諸市、復出爲害胥者五人
嚀惴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奉
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時與况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鐵陞瓊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温州府知府、後皆爲名臣。。。。

陳建曰、　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由夫知勞之拘、朕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顧君拊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洪武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拔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來之、豐書超擢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其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争自濯磨、合勵以求無負于君臣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冊、　祖宗致治之盛、有由

鐵論

可謂是千古無雙之論

然矣大抵超選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選則不能擢舜豪傑不久任則舉才無以成效掄流品則使人自責而發其向上之心息其存焉之志三弊之積弊流之幸而才俊之所其不便閒家未民之右其不從也祖宗朝三善成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柴況數公之臣函三弊以服之術之息之統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才尉矣乃覺乎天下日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眞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宋璟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遠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取科未必能網羅真才如黃霸以歲貢擇士者以儲士郡敝以求人是以進士未必恭應下舉人來人未必皆優于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作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真乎能蔡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安南黎利篡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議

亦千古一缺陷事

請與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絶

按黎利初乞立暠爲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入公請此出於料之該至此其情益現值中國厭兵遂一切包羨不較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歳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地

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微、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　上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旒、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禁捍海隄○是年、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平不起科
之田而通

按希正在貴得民心、有刁吏訐取民財、縱火焚公廨、希正數之、試逐京師、刁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于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敏寬平大得民政、請訟息、奸吏欺公玩法、請治其罪、又侍郎許廓巡撫者來還道代訴、廓移文吏部留之以聞、上曰希正甚干也、遂還任希正得還之後

封昭皇后弟張昇爲　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二月、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偕爾四人贊翊之、賜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耀祥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

以并田之意則行一之賦民被田而有其名矣家藉何從而數昔之十僭十無人見及此也

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民由國初迄

嘆人稱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税什一天下中正不可

廢也當時錄不起科後來丞致撥勢奏討爭占之擾于

守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瀰望皆不起科于此可

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謂一井以荒寀三代之

道備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所有成法楊東里蕭人得

君行致如此其專且久詳因不弘經濟之識而

皆且一府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舉吉士為河南布參議以言事謫

武富山佃凡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

西馳蹤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

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講學 陛下備有聖賢措之經

筵之典未其其効惟講學之功少有程度下聖賢精微之

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真德秀大

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直

殊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于崇朝

之職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帝王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興廢利弊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天下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于疏遠天下之民受其害矣 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差官投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

即是讀書知要矣

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晉齒盡君爭庶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宋儀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自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求用。　上以其違禁。付刑部治罪

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幸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讙譁　至尊萬一或有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齎賜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為
臣追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者

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胥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耶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月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宣懿二年延從史送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布斬獲功以年老陞太保其卒也　上甚悼之賜祭葬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十月書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不從府中官校虐害百姓驥又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班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縶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縶王府自前遲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驥蒙愚守土遣王推原遂以情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都小人欲王厭知府之計故成戕之

十二月，太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孜簡易沈默，不伐善，以名儒學士，榮膺之，孜惟喜參閣恩重，已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孜何言哉，謹終身后之澤者，孜所望也用焉，子孫求祿，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事曾棨卒，贈禮侍，諡襄敏，泰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觀其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明良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修永樂大典，考訂總裁，賦天馬海青歌，上稱善，累遷修撰，上嘗命與修兩朝實錄。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為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各舉其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并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乃法以人附繫原額衡而未可定也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備資歷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六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迭行問官推賢讓能之法除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太

臣

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蓋厥身劝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我欲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高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斛業木同腐予嗣　祖宗親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寧才皆來予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其遐遠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孰與其

叛亂修千道誘阿之等招撫
取歷爵其部落平耕羅指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豎哲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孫路黄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操軍操濟人以為便宜如舊開通之乃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怨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壞穀司掩為己有御史朱鑑以為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備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
御史巡察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
銘
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審而重策令
所由講學所資機務之繁千慮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
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
必慎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詠
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謨所啟出忠于外心存大公罔徇
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臣諫
伐欽哉
無斁
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
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有蚕繅。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以此一端觀餘可知

諸學校皆不一定遵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開其貪暴長其科刻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屑屑者御史輒求小過摧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命有司致祭康澤廟

按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見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號日康澤廟之建舟行經沒溺之患旱澇有禱甘澍之應陳瑄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宜從其請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所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應務達可行舉大體

得錄不書
有錄不盡
未畢有滿

中。其難之論。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考用其
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綜轄。洞燎。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具臨以見方利害爲心者

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澱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三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白葛達國及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

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奔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議蹇義顧不當言天下太平勸 上微行以取譏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塞何能以寸嘻當時林長懋陳祚之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中教一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于幾微而訓諸人之不及深美

黄福之持正不阿、而謂當人依違承顏之不暇也、噫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馬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鶴真定晉寧人、初來解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能改太和與史、鵠已改繁處之務如公服、登進學不能久之、以晉部工匠王宗、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鶴對稱旨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明敏疎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㡳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李璽近侍九重天咫尺、 承樂聖人嘉御印、鵠彰猶清陳嘉謨。 仁皇盥闕文華殿左右講筵共華彥、朕承大賢君萬方、相與共理濟贊兵頤心謀啓任爲者、而辭引

疾先遲辨五歷星霜頃相見霄鶯蕭蕭秋滿面是離朝
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罪月未盡意歸
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瀲樹柳芙蓉相映好。鳧
鷺鵝鵝弄晴波紫露紅雲拂瑣窗芳發在泚酒在壺工
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懸庭闈身江湖雁
蕩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劇苓可長年。應
在天南億天北淮歸期
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七月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
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
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
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
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洧 進
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
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
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
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合臨御以
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
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
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光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

求賢之切
孝復惓系
真膺簡之
字也

每有同左

高一將望翠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按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侵至閩民失業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乃于秋諸郡歲歉發倉廷命下詔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蓄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備議而施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illegible]名其餘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illegible]口盡發猶不足以賑饑乃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寡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民甚所納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并以各場儲積之羨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兇年償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所以治賦足矣定冬折京師其以聞、朝廷肯從之天下是令諸縣各置濟農於附郭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春夏之際于斗下一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斗給之秋成還斗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修理之何如耳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廩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

運功偉哉漕運至天設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瑄合肥人以指揮從征有功累官都督僉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迎濟封平江伯永樂初罷北京海運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緣淮海擇海堤八百里置罷海運濟會通河南北斷從瑄浚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太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用密督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務清江浦然漕卒勞徐往布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先是，裏河民運民卒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濟者出給通關遲繳軍民兩便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illegible]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喇真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令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賞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本不具

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紀始成殮成化間葉文莊請褒民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交趾黎利死二子闘弱奸臣黎問黎察搆黨仇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　上勑廣西總兵山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遊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

內外、皆不一傳而禍生閨闥、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强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慮、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而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再焉實寓人心振揚威武防禦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　聖子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　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　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事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奉志諭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具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至現詩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以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鄉人亦皆

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倍其禮，必敬謂之先考。按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肅州學正。肅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蕭庠弟子，亦上章爭之。肅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官。一郡人罷市巷哭，董子亦悲盛其德化感人如此。

康建只曹月川學行。猶存。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深其爲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辛菴澤稱曹月川爲本 朝理學之冠，又東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選塗曰：我 朝二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濟溪朱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當考于斯。

錄宣德通實錄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

槩，[illegible]樂進士，擢御史，歷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illegible]惠所至，屢處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illegible]

存饑尖食額佐有疾召章行在翻宗苑集[illegible]改素萍陶子弟之欲表孫家之行吾予皆之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艱[illegible]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本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獻即獻耳又何用辭辭易知非屬人觀者可質而以此既天朝恩所正辭以却之具見 聖識 聖斷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熊等送之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遣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illegible]

爲國家惜費末乞爲人力惜聚則救木之濟矣

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illegible][illegible]
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廚
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糾奏先是
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
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
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
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
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權

賞賚　皇后

禁與英國張輔入觀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萩園雜記宣廟賓天時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從卒定大議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鄭曉曰帝天資英暢舒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勵朝蒞政勤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存奏水旱蠲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饑屢歷蠲祭減除田租人非大過兩赦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爾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著令會舉朝在牧民貴課公勸警備玩息法司屢上冤名常垂寬宥蠲懲贓吏翦除殘戍遷不少假借法行貴近政先化理武言臣下過失常加詳察如其誇詐殊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擅誘間有直言抗

克旋復覺悟莫過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推誠
遜避王推心委任人素為用著稱實不用形見徹奏往
下職掌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體繼大臣元勛采幸采
嘗爲人嘗是時羣賢叢用而姓拙安肆有夷狄盜賊水
旱之憂不害
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凡職無一日之憂然性至
骨鯁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上紳譏其與時浮沉寺賢
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
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旨宰相之流云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
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
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
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大快人心

忝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辦林知州林長楙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藁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竊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深

當日家王要三楊其尚何不[illegible]汝

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衛

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纘列聖下統萬邦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

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請此第一事望　皇

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

上論甚切以此爲第一大然

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

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

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勑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按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謀擬有聲在縣時二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訴願貸無可觧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艴然而走徹夜其文移成明日詢其人曰汝何至此吾爲覽免其擬

署時同官一主事毎向胥曹輒罵意在嘲嘲不爲
意後主事沒嫌爲衆讒逐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陳建曰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猶
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
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郡撫政𥝠與蘇州况鍾齊名
南昌萬祺與徐瑢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觜洪素能士類
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陞爲部尚書者不可彈數所以然
者由當時有㝡爲之其以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
吏之徒而稍知自淬磨礪焉知于節和也庶化而
後深嚴之途竅而資格之法拘雖衆人無九鄉之望雖
歲貢絶部署之階而况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
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
墜爲小人愚于是重有感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于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
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
紀廣爲第一遂超陞都指揮僉事廣爲人弇常媚諂後

常以衛率之守居庸者往役闗闢遂大見
親暱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皇明貸信錄卷十七